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三一〇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10/Rev. 2)	1
主席讲话	1
通过议程	1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一十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310/Rev.2)

1. 通过议程。
2.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主席讲话

1. **主席：**今天上午在我们进行工作以前，我要向安理会的代表们表示最诚恳的歉意，因为上周安理会的开会通知上时间的改变一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不便。我十分了解安理会的代表们目前正在致力于责任重大的工作。我明白近日来我往往不得不临时发出通知给大家增添了困难。关于这一类事情，我经常记得，我们安理会的代表，都以能立刻开会处理紧急问题而感到自豪。我一向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当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被认为是紧急问题的时候，安理会就应当毫不迟延地召开会议。我从未怀疑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临时议程中的那个问题是一个始终紧迫的问题。因此，我的一贯的目的就是使安理会能够毫不迟延地审议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另一方面，安理会的一个宝贵传统是，任何时候出现了磋商将会产生良好结果的情况，就应当安排进行磋商的时间。因而，

在本周早些时候，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要求我另外安排时间以便进行私下磋商时，我觉得答应这一要求是正当的。当然，我是在和安理会的其他代表商量后这样做的。

2. 后来在昨天我碰到了一个难以作出决定的问题。本安理会原定昨天下午三时开会，但正如安理会全体代表所知道的，一场将导致具有深远影响的表决的非常重要的辩论正在大会进行着。我们当中有几位代表觉得我们必须坚持参加辩论直到表决为止。因此，我又在未免匆忙的磋商之后，决定最好是把我们的会议推迟到今天上午。

3. 在请大家注意到这些因素以后，我愿意再一次为这些变动所必然造成的不便，向安理会的代表们表示歉意。我要请他们相信，从我所进行的磋商和我所作出的决定来看，我一直是谋求为安理会的最大利益和最好传统效劳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4. **主席：**根据以前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科麦先生(以色列)、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5. **主席：**安理会将注意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的S/7561/Rev.1文件，它是秘书长应安全理事会在第一三〇九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请求而提供的另一份报告。安理会也知道，联合王国和美国已于十月二十七日提出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S/7568〕。

6. 安理会现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7. **法拉先生(约旦)：**安理会现在再次开会审议以色列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控诉。我国代表团早些时候还没有就这一控诉的实质发言，因为我们觉得等到秘书长对这个问题提出报告以后再发言是合适的。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的报告〔S/7553〕。我将先对在安理会审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讲几点意见，然后再讨论那份报告。

8. 十月十四日埃班先生的发言〔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中强调了和平的必要。而我却必须承认，当我听到埃班先生讲起和平的时候，我就感到忧虑不安。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验表明，当以色列人谈到和平并为之高声叫嚷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要我们准备面临以色列侵略的一个警告。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埃班先生说：“由很多纽带联结起来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还会使这个地区成为可与其古代和中古媲美的文明的舞台。”仅仅在十九天以后，以色列军队就袭击了约旦的法拉迈和兰提斯两个村庄。

9.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埃班先生告诉联合国说：“我国政府继续……抱着这样的展望：有一个内部和睦的中东，使两个亲如兄弟的民族同心协力地医治好侵略的暴力的创伤……。”¹美妙的、诗一般的、动人的语言。但是仅仅十五天之后，即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在基比亚村就发生了在黑夜里对已经入睡的无辜男女和儿童进行卑怯袭击的事件。在那次袭击中，四十二个平民——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打死，教堂和一所学校、四十所房屋一齐被毁坏了。

¹大会正式记录，第八届，全体会议，第四四九次会议，第30段。

1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摩西·夏雷特说：“我们之间缔结永久和平这一问题，完全取决于阿拉伯各国；就我们来说，我们随时都准备缔结。”三个月以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约旦的纳哈林村遭到袭击，同样是在黑夜，同样是冷酷无情，造成了无辜平民的大量伤亡。

11. 一九五五年一月间，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说：“以色列没有侵略其邻国的意图。”一个月以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加沙受到袭击，有三十八人被打死，三十一人被打伤。

12.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日，本·古里安说：“我们必须忠实地遵守停战协定的条件……我们必须……努力谋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关系。”十七天以后，加沙地区的汗尤尼斯和班尼苏海拉遭到袭击，非军事区被占领。其后我们听到本·古里安讲了这样的话：“停战协定已经死了，埋了，它再也不会复活了。”

13.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摩西·夏雷特说：“从一九四八年夏季以来，我们曾一再企图促使我们的邻国和我们进行可以导致和平解决的谈判。”就在下一个月，即四月，德尔巴拉、加沙和汗尤尼斯遭到袭击，平民五十九人被打死，一百零二人被打伤。

14.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日，当时的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说：“我们的方针一向是和平的方针。”三个月以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色列人开始了他们侵略埃及的西奈战役。

15. 难道我还要继续引用更多的这类事例，来说明每当以色列人讲到“和平”的时候，他们就是指流血、屠杀、恐怖和侵略吗？难道我还要继续引用实例，来证明埃班先生几天前所强调的那个和平呼吁，只不过是用以掩盖以色列当局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对约旦和叙利亚所犯的野蛮罪行和战争罪行的一种伪装吗？要寻求和平，就必须停止不法行为，否则所有这样的和平倡议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不是出于诚意的动机。

16. 在即将发动侵略之前，有时也紧接着侵略活动之后，就叫嚷和平，这已成为以色列当局的惯

技。我们那天晚上所听到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实例罢了。我们大家都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叙利亚，而四天之后以色列政府就发出了和平的呼吁。

17.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在安理会的讲话中〔第一二八九次会议〕，曾提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正规武装部队越过停战分界线而进入约旦境内希布伦地区，他们在这里对约旦境内三公里处的拉法特村发动了一次无端的袭击，炸毁了十九所房屋，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并使约旦士兵受到伤害。我也曾告诉过安理会，与此同时，同样的以色列部队，越过约旦河深入到约旦领土之内。他们袭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摧毁了四所房屋和沙伊侯赛因的警察局，十一名平民被打死，几名受重伤，四所房屋被炸毁。

18. 我用不着详述本年内以色列所进行的所有的挑衅性袭击，但是我要引证以色列当局就在这个十月份所干的一次严重的违法事件。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目前正在这个地区工作的机构约旦-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审议了一项约旦提出的控诉，是有关以色列入侵坦努斯房屋所在的无人地带的。这个事件的事实非常简单。以色列的非军职人员越过分界线，在无人地带内的坦努斯房屋上动手搞一些修建工程。伊扎特·坦努斯先生和他的兄弟共有这所房屋，但是他不能到那里去，他是被以色列当局赶了出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的一个。他曾经多次到联合国各种机构提出巴勒斯坦问题和维护巴勒斯坦的事业。他没有资格回家，就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不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关于回国的法律，只准犹太人进入以色列。坦努斯先生，作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坐在这里，是在座的各位都熟知的。他现在无家可归，他的全家也是这样，正和为数在一百万人以上的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无家可归的。

19. 我们曾经要求那些占据坦努斯先生房屋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撤出来——他们占据那所房屋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我们也曾经要求立即停止那个地区的工程，但我们的要求都毫无效果。混合停战委员会，即联合国在该地区的机构，在仔细检查了两张地图以后——这是很重要的——，一张是以色列的，一张是联合国的，发现这两张地图之间有不符之处。以色列

的那一张标明坦努斯房屋的那一部分是准许非军职人员占用的，而联合国的那一张则标明坦努斯房屋的那一部分是不准许非军职人员占用的。

20. 我让安理会的代表们去对不符之处作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却要说，混合停战委员会在听取了当事各方的意见并检查了地图以后，已确定坦努斯房屋的那一部分是不能由以色列非军职人员占用的，以色列人的行径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换句话说，他们犯了伪造罪。我要说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史上的第一次伪造。

21. 混合停战委员会要求以色列当局制止以色列人越过停战分界线进入位于无人地带的坦努斯房屋，并立即停止使用房屋的那一部分；该委员会又要求以色列当局拆除所有的新建工程，以恢复房屋的那一部分在这次控诉以前的原状。这就是这个地区的联合国机构所作出的一项决定，要求以色列撤离房屋的那一部分，因为根据联合国的地图它是在无人地带之内，并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该房屋内的任何修建工程。

22. 混合停战委员会要求以色列当局防止在将来再发生类似的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径。这就是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决定。我相信安理会愿意知道以色列对这个地区的正式有权的机构所作出的决定有什么反应。什么是以色列当局的反应呢？以色列的半官方报纸耶路撒冷邮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以色列向混合停战委员会关于耶路撒冷房屋的裁定挑战”的文章，以向联合国机构的裁定提出挑战而自豪。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耶路撒冷邮报宣称，以色列要对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异议，并且在那篇文章中还说，那所面临河谷对岸的耶路撒冷旧城和戴维塔的房屋已为大约四十家以色列人所占用，而且以色列——我要我的美国同事听着——以色列并不认为这些决议有约束力。这篇文章接着写道：“混合停战委员会所作的决议是错误的。”这就是典型的以色列行径，这就是典型的以色列侵略。以色列曾屡次受到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批评、申斥和谴责。

23. 因此，为了让我们那些认为必须跟联合国机构进行合作的同事们知道，我愿意说，我们这一方是完全合作的；我们都是跟这个机构合作的。但是应

当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另一方是否跟这个机构合作？这个机构作出的所有决定效果如何？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24. 这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向这个地区的联合国机构的权威提出挑战。在叙利亚边境，以色列人完全不理睬混合停战委员会；他们直接跑到安全理事会来。另一方面，约旦-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正在履行其职责，但其决定完全受到了蔑视和破坏。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无人地带兴建一座饭店，然而以色列却公然违抗安全理事会，建成了一座饭店。

25.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主席先生，你和安全理事会决定以色列不得在无人地带兴建任何工程。然而以色列却在无人地带兴建一座饭店，现已完工。他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新的以色列饭店在无人地带建成”的文章。当你们把那个向停战委员会裁定挑战的标题同这个标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时候，这个标题就是很重要的了。它们的着重点是挑战。文章里还附有一幅饭店的照片，那是一幅说明以色列违反协定并以此自豪的照片。

26. 这里是一篇为促进旅游事业刊登在美国许多杂志上的文章。很明显，犹太复国主义者总是对挑衅感兴趣的。当人们提到挑衅的时候，或许对旅游事业是有帮助的。我所有的朋友，如果想看这幅照片，都可以看到。事实上，可以把它散发一下，如果这是合乎需要的话。这种挑衅是有意的；它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是打算投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意的。为了促进旅游事业，这同一篇文章还刊登在许多杂志和报纸上。安理会或许想要知道，这座饭店距离约旦境内的耶路撒冷-伯利恒大道只有几百码——不是几百公里，而是几百码。我重复一遍，它是在无人地带内几百码的地方，是违反安理会在这里所作的决定的。

27. 我们谈到了挑衅性的言论。行为又是怎样？事实又是怎样？态度又是怎样？当人们考察安理会在这里所谴责的行为和事实时，是不是有所谓作用与反作用，或反作用与作用相而生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在对这个问题作决定时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28. 这些只不过是违反停战协定及蔑视混合停战委员会决定的几个事例。安全理事会应当谴

责这些事件并对之深表遗憾。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臆断，而是以事实和联合国机构的调查结果和决定为根据的。安理会也应对以色列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人员的伤亡感到痛心。应当受到谴责的是这些袭击，而不是以色列所声称的那些所谓事件，那些事件是没有被查证落实的。

29. 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的记录是十分清楚的。我所提到的每一事件都是以联合国正式机构的调查结果为基础的。这是值得我的朋友们仔细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尽管如此，埃班先生却想方设法在安理会上把以色列说成是受害者。他列举了六十五起所谓阿拉伯人的袭击事件，声称他们都是来自叙利亚的。但是他有没有举出混合停战委员会关于那些所谓袭击事件中的任何一件的任何一项调查结果呢？他没有，也不可能，因为这样的调查结果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以色列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后不要求召开一次混合停战委员会呢？为什么以色列不提出证据以证明任何一件他所列举的所谓事件呢？在他的充满着所谓该地区内和平岌岌可危的那种隐藏恐吓的发言中，埃班先生承认，用他自己的话说，叙利亚在鼓励对以色列进行游击活动的同时，“避免和正规军正面对抗”〔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22段〕。

30. 这些就是埃班先生的话。人们该不再要问对这个地区和平的威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了。我在有关程序问题的发言中曾说过，以色列正在准备又一次新的冒险，而且我认为以色列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点的确实的证据。以色列的控诉和即将来临的以色列侵略在时间上的配合，对任何一位公平的观察者来说，都该不是一件意外的事吧。

31. 一九五六年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进攻是在十月份发生的，准确地说是十月二十九日，而且是在美国的一个选举年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集团似乎在选举年内最为活跃和最有成效。事实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整个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内的悲剧，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选举年里确定的。的确，这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即那些还在为要求被承认是一个民族而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命运，不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决定，不是按照这个机构的理想来决定，而是按照迎

合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的政治上的利己主义来决定的。

32. 这同样也是事实,即以以色列当局处于一种接受大量美国免税捐款的空前特殊的地位,而以以色列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此为靠山的。如果不把以色列说成是侵略的受害者,这样大量的捐款是不可能源源而来的。这些宣传活动在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选举年里是特别显著的。如果这些活动不是在特拉维夫策划,在纽约执行,如果募集的款项不是用于加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使之成为对我们的直接威胁,那我们对这种免税捐款将不会持现在这种态度了。

33. 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吁请所有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客观地审查这个问题。我经常听到美国的主要领导人物在谈到输送武器时说,美国的政策是要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军备上的平衡。据我看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以色列和十三个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平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想,如果企图要在古巴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建立一个军备上的平衡,那将是一种前所未闻、一种不切实际的事了。

34. 这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我们需要的是正义的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武力,而是道义上的力量,以维护载入我们自己宪章中的原则、理想和民族权利。如果我们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门径,但是答案不是在以色列和十三个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平衡。我不认为这是现实的。

35. 对于挑战性的叙利亚官方声明已经谈得很多了。我还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一句有关那些压力集团的话。而那些集团公开谈论并拥护以色列的基本主张,即要求建立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国家。某些美国公民所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几天前袭击叙利亚代表团时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们的标语:“约旦河两岸都是以色列国土”。约旦是我的祖国,约旦河两岸都是我的祖国的一部分。

36. 这种压力集团的活动至少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当它们为某一外国当局的利益在友好国家开始活动,以破坏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值得仔细研究了。

37.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拉冯事件。在那个事件中,也是由以色列领导人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方案:由某些信奉犹太教的埃及公民去炸毁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美国新闻处和该地区的其他美国设施,以破坏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使美国在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上作某些改变。这就是破坏;这不是个人的作对,而是那个所谓的国家自己犯下破坏的行为。

38. 埃班先生以停战协定中的一条规定作为他辩解的根据。我们拒绝了埃班先生的辩解。我们认为他的看法是说明以色列政策的典型,而这个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取其有利而舍其所不欲”。

39. 我愿提醒安全理事会,以色列不先向这一地区的调查机构即混合停战委员会提出控诉,而径向本安理会提出控诉,这样做法的本身就是违反停战协定的。以色列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一直抵制混合停战委员会,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他们一方面向全世界宣称自己的和平意图,另一方面却竭力地破坏整个停战机构。可是他们竟然来到这里;他们成了原告,而我们却成了被告。他们坐在这里辩论和盘问,显得象是受害的一方。埃班先生用来构成他的案由的全部引证,表明他一直是在拼命地想方设法为他的辩解寻找理由。

40. 他引用了叙利亚官员的讲话,我请求安理会容许我引述埃班先生所引证的那些话。即使是被认为是叙利亚官员讲话的那些部分,也不能证明指控是正当的。他们谈到叙利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的反应。他们说——这是埃班先生引用的话中的一部分——:“任何以色列运动必将导致以色列的最后灭亡。”〔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26段。〕这里不应忽视的字眼是“以色列运动”。第二个引语提到以色列,其中一部分说:“为了保卫我们的人民及其荣誉,我们随时准备在以色列内部行动……。我们将要动员志愿军,并给他们武器。”〔同上,第27段。〕这里又应当着重字样是“为了保卫我们的人民”。在埃班先生的第三个引语中,我想着重指出的字样是:“叙利亚革命……永远准备着迎击和追逐侵略者”。引语继续说:“在未来的一切情况下,我们的目标将是攻打被占领领土内的进犯阵地。”〔同上,第28段。〕

41. 我们还记得以色列空军最近对叙利亚的空袭。这里叙利亚又一次提到侵略。虽然引语是脱离上下文的，但甚至连埃班先生所引用的那些部分的话都含有防御的性质和对以色列的侵略的反应。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进犯阵地”这个措辞。十分坦率地说，从这些话里我看不出以色列当局有任何理由拿它们来浪费安理会的时间。这些讲话谈到防御性的行动，并且理所当然地正告以色列当局：我们决不容许侵略阿拉伯土地，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正规军和空军对约旦和叙利亚采取侵略行动以后。

42. 因此，很明显，这里涉及不到任何威胁问题，也不可能以所谓单独的渗透活动为理由而对叙利亚政府进行任何指责。报告中没有丝毫东西可以证明以色列的任何指控是正当的。

43. 对这个问题作任何肤浅的研究总是危险的，是不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的。非常不幸，有些代表在接到这个地区的联合国机构的报告以前，就试图对控诉作出评价。不仅如此，我遗憾地说，安全理事会的某些代表还没有听取安理会所有代表的意见，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得出了结论。并且，如本安理会许多代表所知道的，有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在散发。文件的序言第1段，一开始是一段说明，本应该是事实的说明，可是并非如此；它说：

“听取了以色列、哈希姆约旦王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后……。”

44. 主席先生，你知道，我想所有我的在座的同事都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就这一控诉的实质陈述我国代表团的立场。也许有时这是在这个联合国的负责机构中的一种特权，即在获得有关地区的联合国机构的调查结果和事实以前，就来就争论的问题发言了。但是我认为凡被列入发言名单将对某一问题发言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在对这种问题采取重大行动以前，都有权取得特许发言的机会。当然，我反对安全理事会的负责代表所准备的任何决议草案中的段落，一开头就写上“听取了约旦代表的发言以后”，而约旦代表的发言却还没有听到。大家都知道，在我开始现在的这个发言以前，我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的实质讲过什么话。

45. 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安全理事会的史册上有任何先例，我必须说我是为此而担心和苦恼的。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过去情况，的确感到遗憾；关于这点，我以后还有话要讲。在现阶段我只想说许多联合国机构的公平正直如今正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法院对西南非洲问题的态度。正是针对着这样的背景，我们感到不得不要求维护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即安全理事会的公平正直。我们的职责不只是遵守议会中的礼仪上的常规，我们还必须对于事件——每一事件的是非曲直予以同等的注意。

46. 总停战协定已经提供了在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机构。安全理事会不应当——也不能，即使它想要这样做的话——把这个机构撇在一边。如果今天以色列的目的是要破坏联合国的安排，安理会就有责任维护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效能。我们高兴地听到在座的许多代表提到有必要使混合停战委员会再活动起来，我们对此表示支持。

47. 叙利亚代表继续代表他的政府同这个机构保持不断的合作。安全理事会的记录对于这一点确实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另一方面，在第一三〇九次会议期间，科麦先生却是有条件地承认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权限。但是我认为不应由科麦先生来决定这个机构的权限。混合停战委员会才是确定它本身的权限的机构。

48. 以色列采取一切办法力图将它的扩张变为既成事实。我不想详细叙述这个扩张主义的计划，从一个民族的家园开始，变成一个国家，再通过侵略和扩张变成一个更大的国家，然后再企图并吞非军事区，并要求承认它对这个非军事区的主权，再进而使约旦河改道等等。整个情景就是一幅靠武力来夺取越来越多的领土的图画。

49. 已经提出的有关非军事区和防御地区的报告[S/7561/Rev.1]，还不包括安全理事会有权知道的全部情况。我们要求知道非军事区的真实状况。它仍然是象停战协定所规定的那样吗？曾否发生过对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区的任何侵占行为？如果发生过，从何而来？为了了解全貌，我特此正式要求必须向安理会提出有关的报告。

50. 到底是谁同这一地区的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这个问题也应当澄清。当事双方都声称他们是合作的，每一方又把缺乏合作推在另一方身上。我要求这一地区的机构提出报告来澄清这一问题，弄明白谁合作和谁不合作。安理会有权知道事实真相，以便根据事实作出决定。

51. 在结束我的讲话以前，让我说一下，甚至现在我们还不断听到说仅仅国土的一部分被解放了。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我听到许多话，说叙利亚的某些声明是挑衅性的。那些替以色列人的情绪操心的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对于那些旨在霸占和吞并整个约旦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的以色列的声明、计划和企图，却是只字不提。

52. 以色列是从侵略中产生的。它蓄意在恐怖主义、侵略和扩张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以色列竭力怂恿每一个犹太人离开他的家园到以色列去；依照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以色列是只属于犹太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的。也许以色列人有了美国给予的援助，他们就着用不着为健全的经济原则问题担忧了。但是所有这些人将被吸收到哪里去呢？当然，扩张会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不仅是我们在阿拉伯本土的人所应该忧虑的事，而且也是安理会，确实也是联合国所应该忧虑的事。

53. 如果希望有人在安理会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取消“凡属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公民”的理论——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移民、更多的扩张，这是不是过分了呢？如果期待以色列不再宣传说以色列是“犹太人的主权国家”，这是不是过分了呢？“以色列是犹太人的主权国家”这句话，并不是我讲的，而是以色列当局最高法院讲的。如果要求以色列人打消将一个国家扩展为“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这种扩张主义的想法，这是不是过分了呢？如果要求他们不要为了腾出地方给更多的犹太人再赶走更多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便使以色列就象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查伊姆·魏兹曼说的能够纯粹是犹太人的，就好比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一样，这是不是过分了呢？如果要求他们不要破坏叙利亚和约旦的开发计划，这是不是过分了呢？如果要求他们放弃那正在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带来危害的侵略的、扩张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

是不是过分了呢？换句话说，他们能不能就在此时此地决定放弃他们类似纳粹的方法、策略和计划，而相信同化于一个联合的世界的这种思想呢？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人能不能在一九六六年用同化于这个联合的世界的想法进行思考呢？这种人能不能用同化的思想来开始思考呢？

54.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确实，我们认为以色列的产生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在以色列国宣言中，临时政府曾明确地宣称，它代表着“犹太人的自明的权利，即在他们自己的主权国家内成为一个民族……”。这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教。

55. 最后，我要把话题转到报告〔S/7553〕方面。首先让我讲一讲，我们已经以公正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精神审查了这个报告，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所提出的指控或控诉。我们见惯了以色列搞的许多名堂，布设疑局，然后把阿拉伯国家牵连进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比如搞来一些在约旦的希布伦制成的皮底鞋，用以表示来自约旦或者叙利亚的所谓渗透分子的脚印；他们说这些鞋子是贝多因人的鞋子、约旦人的鞋子、希布伦制的鞋子，于是科麦先生就可以到这里来，硬说这些鞋子是来源于约旦或叙利亚的。

56. 这种说法需要有确凿的证据，而我这里就有从摩西·达扬少将日记中引来的一段话，摩西·达扬少将是一九五六年以色列进攻埃及战役的司令。他在提到以色列人几次越界的情况时说道：“这些人要穿上希布伦(约旦)制的贝多因人的皮底鞋，以便使他们的脚印和普通的阿拉伯走私贩的脚印没有区别。”²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而是负责指挥一九五六年侵埃战役的达扬少将说的。他是在对这种行径作解释。

57. 就正是这些皮底鞋也同样可以被以色列人利用来哄骗脚印的追踪者。难怪在所有的情况下——我强调“所有的”这个词——这些脚印到以色列占领区内便不见了。我们是有先例的，这个例子就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现场上发现的脚印，同以色列追踪的人穿的鞋子的脚印一模一样。上次我举出这个例子作为一

²摩西·达扬：西奈战役日记(伦敦，考克斯-怀曼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第41页。

个例证，来说明那脚印跟以色列追踪的人的脚印完全一样。这是企图迷惑鉴定人说“这是通向约旦的脚印”的一个例子。

58. 因此，无论我们怎样看待现在的这个控诉——我完全公平地说——，没有丝毫证据可以从得出任何有利于以色列的结论。报告提到两起事件：一起发生在耶路撒冷西北部的罗梅马区；另一起发生在停战分界线之南的巴勒斯坦北部。

59. 从报告中可以明白看出：关于第一起事件——这点又是很重要的——的控诉，是向这一地区的机构混合停战委员会提出的，它是针对约旦的，而不是针对叙利亚的。该地区的机构对这一控诉进行了审查。十月十日这个委员会决定说这一指控毫无确证，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于是，就在同一天，我们发现这一指控便转向了叙利亚——只不过是从此处出去，送往那里罢了——指控完全一样，事实又被歪曲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用以证明控告约旦是有理的那种引语：以色列当局就是这样转移了它的指控，把控告的矛头指向了叙利亚。应当回想起那个应以色列当局请求对约旦-以色列分界线进行的调查，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结束的。以色列人找不出牵连约旦的任何证据，于是很明显地就在同一天——这点很重要——即十月十日改变了他们的控告，由指控约旦而变为指控叙利亚。

60. 这里是同一天，即十月十日，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先生在拉马特甘用希伯来语发表的讲话中所讲的话：“让我们不要忘记星期五晚上在耶路撒冷的破坏行为。”这就暴露了全部真相。他在这里指的正是在耶路撒冷罗梅马区发生的那同一行为。“线索和足迹都是通往叙利亚。”昨天它们是通往约旦；现在它们是通往叙利亚——还是完全一样的控诉。就在同一天，这个控诉被以色列-约旦混合停战委员会驳回以后，就转变为对叙利亚的控诉了。在这新的指控提出之后，以色列并不向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要求审议这个新的指控，实际上它是一种已决事件——它是已决定了的事情。这同一指控之所以不向这个混合停战委员会提出，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另一个混合停战委员会已经有了那种经验，于是他们便直接到安全理事会这里来，指望安理会来确定事实。调

查委员会就在该地区那里，并不在这里。机构就设在那里。他们应当首先到这个机构那里去，这是先决条件。但是他们在这同一指控方面已经有了那种经验，所以这同一指控只好对叙利亚提出——不过不在该地区内提出，而在安全理事会内提出。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办法就是，随着日益形成的这种气氛，让我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指控，来造成某种东西，把它称做对和平的威胁等等。

61.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发现从约旦或从叙利亚进来的或离开的脚印的痕迹。这些都是事实；我向安理会建议，事实才应成为每一正确的判断的根据。这是为这一地区服务的唯一办法；这是不使局势复杂化的唯一办法；这是不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愈加恶化的唯一办法。安理会的判断将会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判断是以事实和真相为依据的话。显然，安理会现在审议的这个案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以色列的控告应予驳回。

6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指出的，安全理事会面前现在有一份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严格遵守总停战协定，防止在中东越过边界的恐怖活动。

63. 我一如既往认真地注意地倾听了我的同事法拉先生的意见，并且十分关切地听着他这样的发言，就是说那个已提出的决议草案有一处提到他的发言，而他并没有作这种发言。可是我看了一看这个已提出和散发的草案[S/7568]，其中并无这样的提法，我才感到放心了。的确，草案是不宜于这样提的。这份决议草案是很审慎地拟订出来的……

64. **主席**：我知道约旦代表想讲话。我请美国代表继续讲下去，然后再给约旦代表发言的机会。

65.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如果约旦代表这时想发表意见，我不反对。我要表示欢迎。

66. **法拉先生**(约旦)：我实在本想让我的名字列在发言名单上，但是既然我的尊贵的同事要我对刚才的讲话发表意见，我是乐于这样做的。

67. 我决没有打断我的美国同事讲话的意思。但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我曾讲到一份甚至

已送到新闻界的决议草案，一份在过去几天里作为初稿已在散发的决议草案。这份草案的头一段写道：

“安全理事会，

“听取了以色列、哈希姆约旦王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以后，并且……”

这已经送到新闻界了，也送到我的地区去了。它把约旦描绘成好象约旦是被告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

68. 我提出两点：首先，约旦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没有控告约旦的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把叙利亚和约旦列为被告的两个当事国的决议中散布谣言或制造任何气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69. 其次，我觉得当这类事情发生时，就应该考虑到它们的严重性，这才是公平和有礼的，才是安理会的正常的、可取的作法。我对磋商没有反对意见。不过当整个事情已经公开，在联合国每个角落里都到处传遍的时候，就使安理会理事国和安理会本身都感到有些为难了。马里代表没有发言，我也没有发言，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意见，也许我们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对于起草决议的人可能有所帮助。我们并不反对磋商和起草决议，但是要给其他的代表作为这个机构的负责成员作出他们的贡献的机会。

70. 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我对于并非出于我本意的打断讲话表示抱歉。

71. **主席：**现请美国代表继续讲话。

7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自从上次会议讨论以色列十月二十日的函件以来这段期间通过广泛磋商而审慎地拟订出来的。

73. 自从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以来，新的事件又在以色列边界以内继续发生；而这些事件是在以色列边境以外组织的，最近的一起事件就在今天上午向安理会报告了。因此，局势仍继续引起严重的关注。

74. 正如在安全理事会其他许多场合已讲过的那样，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时，美国的政策是尊重中东各国、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如联合国宪章要求美国去做的那样。美国的政策是坚

决支持保持中东的和平局势，谋求防止和停止在现有的边界上一切使用暴力的行为，不管这类暴力行为发生的方位如何。

75. 在暴力竟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中，美国一贯要求利用当地的联合国机构和依靠安全理事会作为防止和纠正的适当场所。这个政策还含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当求助于联合国机构和安理会时，联合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和有效的行动，制止在那些边界上不管采取任何形式的使用暴力的行为。

76. 按照我们的看法，在这种以及所有类似的情况下，安理会对它面临的问题应当清楚地、明确地表示态度。我们确实应当鼓励依靠这个机构及其代理机构，以维持和平，并由此使当事各方避免在这一地区继续和扩大不安定的局面，避免使用暴力以及加剧使用暴力的潜在的危险。

77. 这是美国年复一年地采取的一贯政策；这个政策是按照我国宪法程序由我国一般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国会和总统所决定的，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决定的。我确信我们要做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求有助于维护中东的和平这一坚决的意旨，是本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所赞同的，它们也一定会利用它们的影响以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除了在安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以外，还曾为此向所有有关方面屡次提出建议，并且也同样利用自己的影响，劝告它们节制和不再使用暴力。

78. 我们要继续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都这样做，希望它们将敦促一切有关方面采取和平方针，防止使用暴力。确实，我们的看法是：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应当共同主张一切有关方面都须遵守我们的决议，不管会有什么结局。

79. 我国政府跟其他国家的政府一道，十分关切在以色列边界内连续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伤亡。这是目前这个控诉的主题，正如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暴力和伤亡在其成为控诉的主题时曾经为之表示过关切一样。

80. 这些暴力行为累积的结果就成为对中东和平的威胁。这些事件有很多是恐怖组织法塔赫造成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件的真象在联合国停火

监督组织的调查中已予证实。如果对这点还有疑问的话，那个恐怖组织本身发表的声明，也令人确信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声明中，它确实说过它对那些暴力行为是有责任的。该组织发布的公报已经广播了，其中表示它对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这些有计划地制造的事件如果继续下去，就是对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我们面前这个决议草案的序言中有一段对这种威胁表示正当的关注。

81. 如我在安理会上次发言中所指出的，在叙利亚国土上存在着这个应对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负责的组织，是一个公开宣布了的事实，一个业已证实而无可置疑的事实。同时从那个组织多次广播的公报和叙利亚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也显然可以看出：它的非法的和危险性的活动，如果叙利亚政府不知情的话，是不可能这样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的。本安理会的代表们在今年夏天的多次会议上，也已提请安理会对那个组织及其一切活动加以注意。

82. 我相信，代表们会因此而同意：这个决议草案应该在实施部分第1段对那些事件深表遗憾，同时应提醒叙利亚政府注意在这方面应承担的义务。这个草案本来很可以吸取去年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不干涉内政的联合国大会第二一三一(二十)号决议中的言词，而该决议的执行问题现列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议程项目96。该决议中有关的一节规定：

“任何国家不得组织、协助、挑唆、资助、煽动或容许企图用暴力推翻另一个国家的政权的一切颠覆、恐怖或军事活动，也不得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

83. 这样的规定在本决议草案中虽属合宜，但提出的文本却是以总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更正式的义务为依据的。这项义务是表明在实施部分第2段内的，它提请叙利亚注意采取一切措施履行它的义务，以防止利用它的领土作为从事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的活动基地。这是本决议草案中最重要的一点，而按照这一规定来行事，是非常重要的。

84. 决议草案也要求严格遵守以色列-叙利亚总停战协定，并敦促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政府要同根据总停战协定设立的混合停战委员会充分合作，而且还

要同停火监督组织合作，为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他们的视察和调查任务提供便利条件。显然，遵守协定——本安理会已多次指明这个协定是有效的并正在实施中——以及同停火监督组织和混合停战委员会进行合作，这两者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要使这两个组织在防止和确定违反协定行为的来源方面变得更加有效的話。

85. 草案的第6段促请秘书长注视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寻求方法帮助有效地实现决议的意图，即谋求防止在这个地区再发生暴力行为。

86. 决议草案中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实施部分第5段，这一段是由其他几位代表经过广泛磋商而提出来的。它表达了安理会的如下意图：为了有利于促进中东的持久和平，尽快地进一步考虑在阿拉伯-以色列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上可能采取什么步骤。这的确是对决议文本的一个很富有建设性的贡献，因为如我们正确地讲过的，这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和平解决的任务。正如秘书长在他给大会的年度报告的序言中所讲过的，³我们在各项决议中常常只是关心控制争端的表现以及在必要时设置机构或部队负责监察和保持和平；我们也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决议草案将这一点包括在内。美国充分承担了保证中东和平的义务，它欢迎这样的考虑。

87. 我国政府和其他有代表出席安理会的各国政府所表示的关切都是客观的。那就是必须保持中东的和平。这就首先要求该地区的所有各国政府履行职责并实行克制。我们在这里的责任就是鼓励这种克制，并鼓励采取行动以防止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行为是足以引起报复性的暴力行为的。由于决议草案的内容强调克制，关注和平以及认识到暴力势力目前正在利用的那个尚未解决的更广泛的问题，所以它把安理会需要说出并迅速而断然地说出的话，作了重要而恰当的表达。我相信决议草案的这个文本将会在安理会得到广泛的支持。

88. 贝罗先生(乌拉圭)：我将只评论我曾以最大

³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补编1A。

的注意力和兴趣倾听的约旦代表发言中的一段话。法拉先生谈到有些发言把侵略政策归给叙利亚的统治集团，这显然是指我说的。鉴于我的好友和同事对我提出温和的指责，尽管他没有指出我的名字，我认为有必要表明我的立场。对于他关切地避免损伤我的感情这一点，我是感激的，但这不能使我因此就不发言了。

89. 在我的两次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事件的主要发言中，我尽力设法强调我对两国都是尊重的，并对使它们不和的那些分歧表示遗憾。只要不去作使人误解或毫无理由的结论，谁也不能自以为可以把我的发言说成是偏袒有关的一方或另一方。当法官们认许或拒绝诉讼当事人的申诉时，他们并不想有时偏袒当事人或有时冤屈他们，而只是限于主持公道。虽然这也许是最崇高的社会职责，但这也是最艰难的。要做到公正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一件苦恼的、吃力的工作；诚实的感情每每在无意中受到伤害。清楚的思想也往往会引起错误的或有偏见的结论。我们作为安理会代表所必须主持的这种独特的公道，是错综复杂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和强烈的感情，都干扰着法律上的考虑，使这种考虑丧失其真正价值，并把一些妨碍公正裁判和与最明智的解决办法格格不入的其他因素也掺杂进去。好象这还不够，还提出抗议，发表批评并对他人意图未经详究即下判断。一个人要履行他的职责，就必然会带来这一切后果。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因代表国际社会而肩负的重大责任，我们就不配在这里占据这些席位。我们被赋予的职权，使我们在行使职权中可能带来的一切忧虑与苦恼都成为应有的了。

90. 我很抱歉，我同约旦代表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可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足为怪的。他与我不同，他是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战斗中的一位战士。约旦代表发言带着感情、激怒甚至偏向，都是可以理解的。巴勒斯坦问题具有一些相当特殊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是古已有之而又是常新的。这就使它成为困扰着联合国的所有问题中一个独特的问题。姑且撇开过去曾经和现在继续提请安理会注意的那些具有或大或小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事实、事件和冲突不谈，决定这些连续不断的事态发展的，有一系列的因素，它们虽然不能解释每一次特殊的事件，却反

映潜在原因的继续存在；这些原因是无所不在的，是隐而不露的，我甚至可以说，是自古已然的。它们的起源可追溯到福音光辉照耀之前的神秘的和远古的黑暗时代，并且仍然以一种经得住岁月消磨的生气和力量世代地存在下去。

91. 这一系列的原因继续在发生影响，仿佛人类从耶稣使徒作过预言以来，就停滞不前了。如果这类心理的和政治的态度今天在大多数国家还能找到的话，那它们就大可以引起这样程度的要求，以致世界版图都必须完全改变，甚至对于那些开始提出这类要求的人也是不利的。

92. 这一整幅由种族差异、宗教斗争、政治冲突、领土要求、经济竞争、私人仇恨等等汇合成的模式，自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对未来投射着一层黑暗的阴影，这就是巴勒斯坦身罹不治之症的根源；而它的周期性的症候就是后来布尔将军多次为之提出报告的边界事件，为保证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于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那个组织内所经常出现的紧张，以及安理会为劝解那些只朝后看，不肯正视这个以团结、合作和反对暴力为基础的新世界的人们而作的紧张的努力。

93. 很不幸，这种古老的却仍是强有力的、再生的却仍是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的巨大和杂乱的组合体，已经变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堡垒，它阻止堡垒里面的人去了解使我们在外面具有最好意愿的人深受鼓舞的那些有道理的论据。法拉先生的发言很好，但他是以一个阿拉伯人的身分发言的，他的声音、他的感情以及他的激愤都反映着阿拉伯人的立场。而当我发言时，我不是作为某一地理区域或某一个种族的成员来发言，却是作为奠基于法律与和平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来发言的。然而我并不是察觉不到政治现实或它所强加于人的要求，尽管它们有时意味着某些与理论原则相矛盾的解决办法。

94. 我们已走过许多路程，我们知道路途上的灰尘玷污着我们的衣服。但那无关重要，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应该保持不受玷污。

95. 我们的立场是客观的，不偏袒的和公正的。我们坚持我们的两次主要的发言，即在第一二九三次

会议和第一三〇八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可是，我们对待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不断的斗争，不能采用指导他们的那种心理和推理过程。显然，乌拉圭人的观点不可能与以色列人或阿拉伯人的观点相同。我们并不是在维护任何一种利益或立场。我们是在评判与各兄弟民族有关的并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问题。我们对待近东和中东，并非采取与该地理区域内的居民相同的看法；我们是作为因近东和中东而操心的世界公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中近东的问题和冲突可能影响全人类的和平共处，其中首先包括那些由于生活在该地区而直接受影响的人民的和平共处。然而乌拉圭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及其在中东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应由安理会解决的世界问题，安理会一定要保证有关各方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停战协定及指导现代世界的各项原则。

96. 这并不阻碍我们在目睹这些民族的痛苦和不幸时而感到同情和悲伤；这些民族的悠久的历史是本应把它们引向较好的命运的。我们要巴勒斯坦获得和平。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指出谁有罪过，而是为求得谅解和基于法律的共存铺平道路。我们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讲的是我们见到的实情，对此我们面临一切可能带来的后果。遗憾的是，法律论证的力量竟然会冒犯了人，不过当法律指出一个行动方向时，如果我们不遵循的话，我们也就有负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了。我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助于公正的和持久的解决的。

97. 我们认为，约旦代表法拉先生在发言中涉及到我们，这是错误的。西班牙的伟大思想家之一贝纳文特说过：“当敌人开始变得正确的时候，他才开始变得可怕了。”有两点理由使法拉先生在我看来并不可怕：第一，因为他不是我的敌人；其次，因为他所谈的有关我的那些话是不正确的。

98. 约旦代表针对我发言中谈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的声明和叙利亚政府人员的某些严正的讲话中的几段话，曾间接而文雅地提到了我，对这一点我已经作了回答。因此，我要求大家能有这样的谅解，即在安理会其他各位代表发言之后和在今天会上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两个最新事件经过审议之后，我保留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发言的权利。这两个最新事件，一个是约

旦代表口头提出的，另一个是以色列代表提出的，已作为安理会文件散发了。

99. **主席：**现在我要向安理会说明照我的打算我们将怎样继续进行这次辩论。有几位代表已经表示要发言。我想今天上午似乎最好是再请两位代表在安理会发言，然后，今天下午在早已安排的非公开会议之后，再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我想，今天上午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听取两位以上的代表发言了。

100.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提议请我的名单上的以下两位发言人——新西兰代表和马里代表发言。然后，安理会即行休会，直到今天下午另行安排的时间为止。

101.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原则上并不反对你的提议，我只想奉告一声，因为安全理事会非洲各国代表是一道工作的，尼日利亚和乌干达代表想在马里代表发言之后和这次会议休会之前说几句话。那将不会占安理会很多时间。

102. **主席：**如果尼日利亚和乌干达代表此刻发言不长的话，我相信安理会将会同意，在我们直到今天下午为止的休会之前，我们当然应听取他们的意见。安理会既然同意，我们就这样进行。

103. **科纳先生**（新西兰）：我国代表团很高兴能够在这简短的发言一开始就指出：美国代表今天以他的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S/7568〕，不是哪一位代表或者哪一个集团的代表的作品。它是代表着许多不同地区背景的许多安理会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决议草案表示，这些代表——我希望是全体代表——最首要的关怀是和平不应受到扰乱，尽管他们探究当前审议的问题所采取的途径是各不相同的。

104. 决议草案一方面在实施部分第5段承认有一个更广泛的和继续存在而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就反映了尼日利亚代表在第一三〇九次会议上考虑周到的发言中所提出的观点——另一方面还强调安理会代表们担心象提到安理会来的那样一些事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构成一种本身具有危险的局面。因此，象决议草案中所规定的那样，有必要强调，在这种局面中就有根据宪章，特别是根据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由

各方协商议订的总停战协定而产生的那些义务，是必须得到履行和严格遵守的。

105. 决议草案也认定，如果双方都打算确保有效地履行总停战协定的话，那么正象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国家代表团在七月间以及目前一系列的会议上所极力主张的那样，讲求实效的、明智的途径就在于同所在地区的联合国机构及混合停战委员会通力合作。我们希望实施部分第6段和第4段所包括的各项规定，不仅对保持和平而且对奠定和平都将是一种贡献；除了其他规定外，第4段是试图适应乌干达代表在评论调查方法中提出的某些论点的，这些评论我觉得在上次会议上曾引起全体代表的注意。

106. 最后，让我强调说明，根据我国代表团的看法，决议草案基本上是公平的；它只用一个标准来对待一个复杂的局面，它在草拟时不是意在责备，更谈不上意在惩罚，而是本着这样清醒的认识，即涉及的责任不单纯是对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将来不应该容许发生的事情——也许是性质更严重的事情。

107. **凯塔先生(马里)**：如果我了解得不错的活，除了我的非洲兄弟们还要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外，我就是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发言人了。因此，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容许我现在发言，虽然在发言名单上他们的名字都排在我的前面。

108. 我很抱歉，作为这次讨论会的一个参加者，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必须再一次提出十月十四日星期五中午发生在叙利亚代表团的不幸事件。我国代表团代表着一个年轻的小国家，依然认为，当我们在这个会议桌上与各大国并肩坐在一起时，我们是在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有些大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概念，这确实值得我们庆幸。可是，不论有关各方的肤色和概念是怎样，我们马里人明白，首先一点，我们都是人，邪恶和罪戾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不论它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或者是一个所谓原始的民族。我们虽然不想为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事件寻找借口，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它发生的原因，因为据我所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以色列的人口总数是二百二十六万八千人，而住在美国的犹太人就超过五百六十万，单在纽约市就有两百多万。

109. 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庄严声明，我们继续——我再说一遍，我们继续——对美国当局抱有充分的信心，深信不管我刚才提出的统计数字是怎样，也不管联合国议程上有些什么问题，美国的各种集团都会继续尊重派遣到这里来的所有代表团，并保持他们可以有理由地引以自豪的那种殷勤好客的友好气氛。

110. 现在回到我们讨论的本题上来，我必须马上指出：很可惜，安理会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似乎已经这样地习以为常了，以致现在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即安理会不去清除那人所共知的毒疽的真正原因，而把自己局限于哪一方面先提出申诉就支持哪一方面这种做法。

111. 因此，我继那些再次——我重复说一遍，再次——向安理会表达了他们的关怀和观点并就巴勒斯坦这个悲剧性的问题作出贡献的卓越的发言人之后来发言时，出于对安理会的尊敬，我将只简要地谈一谈了。

112. 事实上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安理会实在不能再继续讨论来自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控诉了。真正的问题——我用它所要求的最大可能的客观性来强调这一点——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问题。大家还会记得，在上次辩论这个问题时，也象在以往的会议上一样，马里代表团一如既往地强调，这个问题只有在联合国一级终于同意开始讨论问题的真正实质时，才能得到解决。

113. 我感谢我们的兄弟巴鲁迪先生，他在两次简短的会议上，用巧妙的方式，设法用他所提供的一些重要的及我认为是很客观的细节，来增长了我们的知识。正如已经讲明的那样，这既不是一个种族主义问题，也不是一个反犹太人的态度或行为问题。其证据就是：在座的每位代表在他的熟人中都有些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并非他的朋友中最受不到尊重的。在我看来，一个犹太人就同你主席先生和我一样，都同样是一个人。

114. 因此，我们最关切的事就必须是避免对问题的误解。按照我们的意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所造成的一种殖民地的局面。除非其目的

是要在地球的这一部分制造紧张、冲突和战争的内在的温床，我真不懂还有什么理由。形势一定要这样继续下去吗？那些今天由于以色列人急忙地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而愿意赞许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也许就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做的——如果明天由于事态的不幸转折，首先把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叙利亚的话，是否会同样地愿意赞许叙利亚呢？

115. 我们的朋友巴鲁迪先生在这里告诉过我们，阿拉伯人对待犹太人从来没有受种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他曾表明，他们是亲兄弟和表兄弟。我愿意代表我国政府向安理会强调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只以客观和公正的原则作指导的。就是这样，我们才得出如下的结论：只要那些被逐出他们本国国土的阿拉伯人得不到返回祖国的允许，这个问题就决不会——我重复说，决不会——得到解决。

116. 大家也都知道，以色列的犹太人能够而且也应该同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正如巴鲁迪先生在本安理会曾经说过的，他们都是亲兄弟。我们很难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完全不理解：怎么在我们这个以和平、安全、非殖民化和各个方面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联合国这里，对那些被赶出自己的国土，让位于成批的外来人的几百万受苦受难者所发出的惨痛呼号，竟可能充耳不闻呢？这一点我们是不理解的。

117. 我国代表团仍然确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局势，联合国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它应当基于这种了解来进行工作，以求得这一问题的解决。

118.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在安理会上说过：

“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对造成中东地区至今仍存在的这种局势，就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只要主张和平的人对巴勒斯坦难民悲惨命运问题找不到一个最终的、公正的和合理的解决办法，由于赞成贝尔福宣言业已造成的恶果，将更为惨重。人们必须记住，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一百多万人，不能继续永远地靠国际上的慈善救济来生活。只要这一关键性问题还

没有由于被逐出国外的阿拉伯人重返家园而获得妥善的解决，那就不能指望这个地区的局势趋向安定。这些阿拉伯人是被迫抛弃他们的家园的，有时还丢下他们所有的财产。”〔第一二九二次会议，第12段。〕

119. 在座的诸位所代表的国家中，试问哪一个国家会甘心忍受被逐出自己的国土，前途茫茫，除了逆来顺受，别无办法呢？我坦率地承认，这样的事情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看来好象有点反常，我们却要借此机会，向那种常常被人有意漠视的事表示赞赏，即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难民所给予的友爱的款待。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这种人道主义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微妙而复杂的款待所引起的一切困难与后果。

120. 讲到这里，我想对安理会宣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国家的一家主要报纸上面；这个国家由于它的明智的中立哲学，我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伟大的国家。我说的就是日内瓦日报，明确地讲，就是该报四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星期六及星期日第二四七号第1页和第5页。我还可以补充说，我准备读的这篇文章，是一位第一流的记者写的，这位记者也在世界报编辑部工作。可以说，世界报在法语世界的地位，正和纽约时报在英语世界的地位一样。下面就是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巴勒斯坦爱国者的突击队”。

“近东的局势是具有爆炸性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夺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正在组成突击队。这些突击队使犹太国感到比一个正规的大部队还格外可怕。这是因为：第一，突击队是游击队的先驱，它们几乎是不可能消灭的；第二，巴勒斯坦爱国者的组织暴风突击队，显然”——我强调这一点——“是不听命于任何人的，它们冲锋前进，正如一辆急驶的火车，势不可当，不管在政治上讲什么道理，都无法加以阻止。

“战神是在今晚或明天降临到中东。它是不是决定延期光临，美国和苏联是不是能有效地说服主要的对手，以色列是不是决定待机而动，‘在它自己选择的时机’进行反击，大马士革政权是不是会象人们所预测的那样，试图开辟一条牵制

性的战线，以便发动和动员舆论及军队——凡此种种，没有一个是问题的真正关键，也不是现在折磨着这个地区的尖锐的紧急状态的原因所在。

“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试图揣摩五角大楼的想法，预测北京文化革命倡导者之间在意识形态冲突方面的结局，人们可以向莫斯科、伦敦和巴黎提出各种建议；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当前的实际情况作稳健的和客观的分析，不管是在怎样的水平上来进行探索。

“当前的形势，并不是阿拉伯军队‘要把犹太复国主义者投入大海’的这种威胁，也不是使约旦河水改道的计划，甚至也不是重新考虑联合国的分治方案或将巴勒斯坦难民遣送回国的课题。所有这些经过大国长期以来辩论不休的问题，今天都落到后面了。大马士革革命报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局势说：‘一根炸药抵得上所有最高级决议的总和。’

“当前的情况是，暴风突击队的敢死队正是构成这场可能变成全面战争的冲突的——用一个法律术语来表达——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原因。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就预先尝过这种味道，当时突击队从埃及发动了一次对特拉维夫近郊的袭击，这就被以色列用来作为它的西奈战役的口实。

“犹太国害怕一个突击队比害怕一个正规的大部队更厉害，是不足为怪的。突击队是游击部队的先驱，这样一支队伍是无法遏制的”——我还想强调这一点——“是无法镇压下去的。突击队也是巴勒斯坦人用来使阿拉伯国家及国际组织经常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尤其是不让他们的问题最后归入被完全遗忘的档案中去的一种最可靠的手段。暴风突击队正好是对阿拉伯首脑会议失败的一种强烈反应；这些首脑会议的各种‘秘密的和公开的’决议，使人回想起巴勒斯坦灾难以前布鲁丹与亚历山大会议的那些同样可笑的宣言。总之，暴风突击队是阿拉伯人民决心为收复他们被侵占的家园而斗争乃至牺牲的一种生动而积极的表现。

“以色列人不可能设想对它的安全和未来还

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威胁。因此，它这样使劲地进行反击，以期把暴风突击队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造反’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也就是自然的了。

“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对突击队的威胁所采取的唯一反击，就是对为暴风突击队的无法控制的分子提供庇护所或基地的阿拉伯国家，发动报复性的袭击。这种方法能用来有效地扑灭这个‘恐怖组织’吗？这是谁也不能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迄今还只有埃及能使敢死队停止它的活动。而在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中，由于黎巴嫩和约旦当局对这个组织采取了报复措施，暴风突击队的活动才仅仅受到了一点很轻微的抑制。叙利亚的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可是叙利亚人还是不得不屈从于事态的压力，屈从于联合国甚至开罗的压力，而同意插手干预，以求在某种比较有利的时机来到之前，得以制止或推延暴风突击队的好斗计划。然而，我们还不能最后证实：巴勒斯坦组织忠顺于任何一个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或者说指导这个组织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组织在财政上是独立的。它是依靠向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黎巴嫩、非洲及美洲各地富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移民‘征税’所得的津贴来维持的。这个组织由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教员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它的成员是在这两个国家接受训练的。最后，它还作为一种更为合法的理想所鼓舞，因为它主张对自己的国土巴勒斯坦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试问对思乡心切，二十年之久等待着解放革命的一个民族所表现的不可压制的激情，怎么可能加以遏止呢？”

121. 我相信大家会原谅，我从报纸上宣读了这一整篇文章，这个报纸是公认为最严肃的报纸之一，是在一个我因它的明智的中立哲学而称之为伟大的国家出版的。我希望这篇出于一位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世界报编辑部成员笔下的文章——我重复说一遍，世界报对于我们正同纽约时报对于讲英语的民族一样重要——将有助于把我真正想要对安理会讲的话，表达得清清楚楚。

122.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相信，不管已经发生什么事件，我们不能不赞赏叙利亚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对那些被剥夺了全部财产而沦为流浪者的男女老少，并没有弃置不顾，而是同意暂时收容他们。

123. 在座的每位代表都知道，以色列在军事上是很强的。我重复一遍，它在军事上是很强的。这从以下的基本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我们知道，这个民族在核研究及其他研究方面，给世界所有大国提供了卓越的科学家。我甚至可以说，一切纯粹知识，高级的科学知识，似乎是这个民族的天然的禀赋。第二，每个人都知道并理解驱使人们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任何险阻去保卫和维护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的那种感情。

124. 因此，那些帮助创建以色列的人，将会付出一切必要的代价来维护它。

125. 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触及问题的实质，以求得根本的解决；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对联合国有益的结果，将会是一种很大的节约，而这正是联合国所迫切需要的。

126. 增设监督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等等机构，在这里已逐渐成了习惯，并且由于形势所需已成为必要；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无非是为联合国增加新的负担。要是联合国没有感到这些措施有必要的话，那倒还好些。

127. 我代表我国政府，愿意再一次强调：只有当承认和给予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返回他们祖先的土地和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基本人权的时候，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巴勒斯坦而言，尽管我们在那个地区有专设的混合停战委员会——对这个委员会工作的忠诚，我们应表示诚恳的敬意——但我们的一切努力，仍将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因为我们还得要在这里继续开会讨论这个地区的流血与灾难。

128. 现在请允许我宣读马里外交部长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一般性辩论中的一段发言。我希望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将有助于大家清楚地理解我国政府对当前安理会讨论的问题的立场。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马里共和国荣幸地参加了这个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机构——安全理事会。我国深知兄弟国家和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之重和信任之深。我们在这个机构中短暂时间内的一些工作经验，已经足以向我们表明，某些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如象巴勒斯坦的局势，是怎样继续存在着的。

“我们知道这一悲剧是怎样开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遭遇是不公正的，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百五十万人在经过将近二十年之后，仍继续住在自己国土之外，对这样一种事实，确实不能再继续无动于衷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必须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去，这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不能无限期地予以忽视的。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处于危险之中。马里共和国政府对这些被迫流亡的人民，经常表示同情；现在再一次重申，我国政府对他们二十年来为恢复他们在祖国的一切权利而作的英勇努力，坚决予以支持。”⁴

129. 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我是从我国代表团认为应予考虑的全面范围来论述当前的问题。我想再一次提请安理会注意非洲集团想对安理会工作作出有效贡献的诚恳愿望。我希望大家会清楚地理解，我现在的发言是代表我们整个集团讲话的；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非洲集团愿意作出有效的贡献，并认为由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有必要来审议一个提交某些——我重复一遍，某些——代表团的决议，并加以某些修正。最后，我要代表安全理事会的非洲集团补充一点：非洲集团唯一关切的事，是取得最好的、不愧为安理会作出的结果，现在却发觉这个决议已经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了。正是这种想求得比较客观和比较有效的结果的愿望，才促使我们要求安理会去谋求一致的意见，而不是通过什么决议。

130. 我们觉得如果安理会继续把自己局限于孤立的研究，象直到现在为止对待这个关键问题所作过

⁴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全体会议，第一四四三次会议，第134段和第135段。

的那样，结果只会使巴勒斯坦或以色列问题成为安理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议程上一个永久的项目。

131. 因此，在辩论的现阶段，鉴于以上所述，鉴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安全理事会维护和平的责任，我代表非洲的同事们，冒昧地提出：据我们的浅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安理会继续表现明智去取得一致的意见，就会更具有建设性和更有成效。主席先生，基于这一观点，我愿意代表安理会的非洲集团建议：现在的辩论暂行休会，以便让我们进行更广泛的磋商。

132. 我很抱歉，是不是我的话讲长了一点，但我是希望向安理会正式表明指引着我们荣幸地出席安理会的非洲集团的一些考虑。我还要再建议，为了在这个地区创造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条件和比较有助于增进和平的气氛，安理会得要求有关各方提供适当的保证。

133. **主席：**我想再一次征询安理会关于下一步我们应遵循的程序的意见。我已经收到在座的四个代表团要作简短发言的要求。我提议请他们发言，但基于这一谅解，即这些发言将是简短的，而不是要我们听取长篇发言。我原想在今天下午三时举行非公开会议之后，下午四时再继续辩论。如果安理会没有不同意见，我将照此进行。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134.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我只想说我坚决支持我的同事马里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延期审议当前问题的实质，以便我们能知道是否我们可在安理会上作成这样一个决定，它将会具有实现我们目的的最大可能性。关于我们尼日利亚代表团为什么支持这一建议，如果我的同事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回溯到我们不久以前在类似的场合所讲过的一番话，这就能够把我们尼日利亚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的理由向安理会最清楚地最简要地表达出来。我们当时讲过以下的话：

“联合国以外的人有时候担心，觉得我们在处理绝大多数问题时，总是要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既已保证有大多数安理会代表或大会代表的同意，为什么还不着手搞一个决议让有关机构通过而不管效果怎样。当然我们的理由是，我们在这里做任何事都不能不顾效果。

理由是，我们都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向安理会提议：关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继续进行工作，我们应力求在安理会取得尽可能一致的意见，以使我们作出的决定能够具有最大的分量，可以取得各方面最大程度的合作，这样，就可有效地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第一二九八次会议，第67段。〕

135. 我们支持马里代表现在向安理会提出的建议，这并不妨碍安理会任何代表最后对要讨论的决议草案可以采取的态度，如果该草案终于交付表决的话。

136. 我们愿意吁请每位代表本着以下的目的参加我们所建议的磋商，目的是对这些磋商作出最大贡献，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得到不仅仅是一个一致意见，而且是这样一种有价值的一致意见，它将对目前我们面临的中东不安局势，产生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效果。

137. **基朗德先生**（乌干达）：我早已在安理会上发过言，现在，我不打算对我以前的发言，再作补充或修正。但是，如果允许我的话，我愿意赞成向安理会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休会期间，应当给安理会代表提供机会进行磋商，以便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也是这样一些代表中的一个，这些代表都相信最重要的是找出一条出路，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达成全体代表可以接受，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代表可以接受的一致意见，那么，在找出一个摆脱中东局势所出现的僵局的途径方面，我们就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了。

138. **法拉先生**（约旦）：我的发言很短。在我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我的意思并非对乌拉圭代表的客观态度和判断，表示任何怀疑。我是指安理会上处理整个问题的方法；我是抨击处理整个事件的方法。我可以看得出其他代表也支持我的观点。

139. 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罗先生讲到了关于我谈到大马士革电台所广播的声明的一段讲话中曾涉及他的问题。我的讲话原文还在，可供贝罗先生参阅。我是引用埃班先生所说的那几句话。我相信我决没有把埃班先生同贝罗先生混同起来。我决没有这样做。要是翻译人员给人这种错误的印象，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当我讲到埃班先生的时候，我指的就是埃班先生。

我说得很清楚，我的引语从那里开始到那里结束，我都说清楚了。我说过，所有那些引用的话，在表面上都不足以论证其指控是有理由的。它们所指的是针对侵略的防御措施，是对侵略的反击。这是第一点。

140. 另一点使我真正感到惶惑不安的是，听到贝罗先生，这位法官和法学家、安全理事会代表、律师，紧接我发言之后，就说我是不正确的。我希望这也是翻译人员错误地传达给我的；不管怎样，我但愿如此，因为我知道法官和律师贝罗教授在他下判决之先，会对可疑之处作有利于我的解释，会对我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的。我提出了那些引用的话，同时也指明它们是引用的话；我也提出了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决定，联合国有关当局调查结果以及当地机关的决定等等。而贝罗先生却对我讲——假如翻译是正确的话——说我是他的朋友，但我又是不正确的，我想这是对事实未经详究就作了判断，我不相信贝罗先生作为一个法官会有这种意图。

141. 贝罗先生(乌拉圭)：我只想解释一下，当我说约旦代表是错了的时候，我的话仅仅是指约旦代表涉及我这件事，而不涉及他的发言所论及的其他问题。在我发言结束时，我说过将在下一阶段再讲后一部分。我的评论是明确而具体地针对着我认为是涉及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的说法，我的这些发言是关于叙利亚领导人及大马士革电台概述一种侵略政策的那些声明的根据的。今天我的发言所指的，正是这件事，而不是别的，我已把这点说清楚了。我说过约旦代表涉及到我，那是错误的，因为即令我以一种简略的、曲解的或不完整的语句来引用这些声明，那是因为我是从埃班先生的发言中引来的——对这些声明在这议事厅里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我设想它们是真实的，是全部引用的，而且它们的原意并没有被歪曲。因此，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要受指责的话，该受指责的人，并不是我。我所指的就是这件事，而不是其他。我说过约旦代表在涉及我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对于他提出的其他各点，我没有发表意见。我已明白讲过，一旦在安理会其他所有代表发言以后，在审议约旦代表关于他提请注意的事件的发言以后，在安理会散发的其中包括以色列代表的最近来信的文件所载的声明经过研究以后，我就将对辩论的实质问题，发表我的意见。我

的话是十分清楚的。我遗憾的是竟会发生了误解，但我相信在翻译人员方面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142. 法拉先生(约旦)：我想把这点讲得很清楚：在我发言中，没有哪个地方涉及甚至含蓄地涉及贝罗先生。但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甚至在我发言之前，就发现在发言名单上，乌拉圭的名字正好是排在约旦和美国之后。显然，贝罗先生是期待着我提到他的发言，并且他要求作回答。我想，在我的发言中，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贝罗先生。他的名字甚至在我发言之前，就已经列在名单里了。

143. 赛杜先生(法国)：我要讲的，只限于我们三位非洲同事在发言中提出的要求，就是在安理会代表之间应当进行新的磋商。在我还没有就问题的实质进行发言时，我愿意支持这一要求，并希望安理会根据这一要求来行事。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磋商当然不应导致辩论的长期休会，辩论必须有一个符合安全理事会职责的结论。

14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将讲得很简短。现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有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今天作为一个关于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的决议草案而提出来的。当然，每个代表团在法律上都有权提出它们想提出的任何草案，以供安理会加以考虑。但是，谈到目前的这个决议草案，美国代表曾强调说这个草案在提出以前是经过广泛磋商的。

145. 当然，我们深知这种说法的相对性，但是，既然把草案描述为“在安全理事会代表中经过广泛磋商”，既然我们的美国同事只是使用隐晦的语言，而没有道出他与之磋商的那些人的姓名，那么，我们要指出：苏联代表团并没有参与这些磋商，它和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并无任何联系；确实，在这个文件以现在这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之前，甚至连它的内容也没有通知我国代表团。

146. 我不打算对这个文件进行详细分析。我只想说这里正表现出过分的匆忙，并且看来是有一种有意强使人作出决定的意图。

147. 鉴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看来，采取马里代

表在发言中刚才指出的那种探索问题的方法，就显得更合理了。我们同意他的这种方法，同时也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尼日利亚、乌干达和法国的同事们都予以支持。我们赞成这一方法，认为我们应加以考虑，并依照已提出的意见来通过一个决定。

148. **主席：**今天上午名单上的发言人，到此都

已讲完。我想提醒安理会，不管怎样，今天下午三时我们一定要举行一次非公开会议。我想提议，在此以后，根据原来的建议，我们于下午四时再行集会，以便听取其他想讲话的代表发言，以便我们可就今天上午马里代表提出并经其他代表支持的建议作出决定。

下午一时四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